

秦香蓮 (柯北梆子)

王 韜 华粹深 整理

人 物	张元龙	秦香蓮	冬 哥	春 妹	陈士美
	王延齡	韓 琪	王 朝	馬 汉	张 龙
	赵 虎	包 拯	皇 姑	太 后	院 子
	侍 卫	太 监	官 娥	刀斧手	龙 套

第一場 投 店

(张元龙小鑼五錘上。)

张元龙 (念) 孟尝君子店，千里客来投。

在下张元龙。在这汴梁城南門外开了一座小店。三年前从湖广均州，来了个赶考的举子陈士美，住在我这店里。誰想他一举成名，得中了头名状元。老太后見他才貌出众，又将他招为东床駙馬。是他做官之后，賞了我些銀子，我就把这座小店翻盖了翻盖，改成了招商客棧。这且不言，天不早啦，我还是門外看看，一言未尽，那旁有人来了。

秦香蓮 (內) 走啊！

(秦香蓮携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 (唱二板)

一路乞討半年整，好容易来到汴梁城。

眼看日落黃昏近，

冬 哥 媽，我走不动啦！
春 妹

秦香蓮 (唱)借宿一宵再前行。

老丈請來見禮。

张元龙 还礼，还礼。这位大嫂施礼为何呀？

秦香蓮 这里可是店房？

张元龙 正是店房。(打量秦香蓮母子三人)你們要住店哪，順着城牆往东再往北，有个土坡，小楊树上挂着个箬篱，有一座小店，两个老錢住一宿。我这里住的是来往客商、过路的官員，恐怕你住不起。

秦香蓮 我母子无处安身，老伯你、你、你行个方便吧！(行礼)

张元龙 咳，別价，別价！听你講話，不像此地人氏？

秦香蓮 本是湖广均州人氏。

张元龙 我看你怪可怜的，这么办吧，我这儿后院有間草房，你們将就住下吧。

秦香蓮 如此多謝了。

张元龙 随我来。(圓場)

秦香蓮 請問老伯尊姓？

张元龙 我姓张，叫张元龙。

秦香蓮 原来是张老伯，失敬了。

张元龙 岂敢，岂敢！請問你来到京城有什么事啊？

秦香蓮 寻找我丈夫来了。

张元龙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

秦香蓮 我丈夫名叫陈士美。

张元龙 叫什么？

秦香蓮 叫陈士美。

张元龙 陈士美？他是你的什么人？

秦香蓮 是我的丈夫。

张元龙 怎么是你丈夫？哎呀，慢着！(旁白)她言說她丈夫名

叫陈士美，莫非說駙馬爷在原郡家下，还有原配夫人嗎？哎，同名同姓之人，也是有的，別忙，待我問明白了再說。（向秦香蓮）啊，大嫂，你的丈夫叫陈士美，他的生辰你必然知道哇？

秦香蓮 他是八月十六生日。

张元龙 原来是夫人到了，失敬，失敬。（行礼）

秦香蓮 （还礼）老伯为何这样称道？

张元龙 夫人有所不知，三年前你的丈夫进京赶考，也是住在我这店里。他三場得意，就得中了头名状元啦。

秦香蓮 怎么說！他中了头名状元了么？啊，儿呀，你爹爹中了状元，这就好了。（笑）

张元龙 他不但中了状元，还招为东床駙馬……

秦香蓮 什么，东床駙馬？

张元龙 咳，我真老糊塗了，說这个干什么？哎，早晚脫不过，她也得知道。啊，夫人，那陈状元，太后看着喜欢，就招为东床駙馬啦。

秦香蓮 你待怎讲？

张元龙 招为駙馬啦。

秦香蓮 喂呀！（哭）

（唱二板）

听一言气的我渾身战抖，好一似冷水来澆头！

怪不得三年来音信无有，夫妻的恩情就付东流？

张元龙 夫人不必如此，今日天色已晚，你母子三人就在我这里住下。咱們想个法子去見駙馬，你看如何？

秦香蓮 就依老伯。請問老伯，我那負义的丈夫，他住在哪里？我母子明早起来，前去找他，看他有何臉面見我！

张元龙 我說夫人，想那駙馬府人役众多，門禁森严，你母子焉能进得去。这、这、这怎么办哪？（想）唉，有啦，駙馬爷每日上朝回府，打此御街經過，明早你母子三人在御街等他好啦。

秦香蓮 老伯說好便好。

张元龙 夫人，咱們先到后面用飯去吧。

秦香蓮 这……前面打过尖了。

冬哥
春妹 媽，我早就餓啦。

秦香蓮 咳！

张元龙 咳，夫人，你就別客气啦！到了我这店里，就跟到了家里一样，跟我吃飯去吧。

秦香蓮 多謝老伯。唉！

（四人同下。）

第二場 打 御 街

陈士美 （內）开道。

〔四太监、陈士美上。〕

陈士美 （唱二板）

一声春雷平地起，状元及第馬如飞。

招为駙馬在宫里，富貴榮華屬第一。

本宮，陈士美，湖广均州人氏。大比之年，上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太后見喜，招为东床駙馬。适才早朝已罢，內侍，打道回宮。

（唱）前护后拥御街上，誰不尊敬状元郎。

〔秦香蓮携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 （唱二板）

帶領儿女把京上，千里寻夫到汴梁。

丈夫宮中招駙馬，忘恩負義弃糟糠。

远远听得銅鑼响，想是丈夫离朝房。

手拉儿女一旁站，

陈士美 (唱) 本宮馬上喜洋洋，

朝罢已毕回宮往，

秦香蓮 (唱) 儿父慢走听端詳。(向冬哥、春妹)

儿啊，馬上端坐的那位官員，就是你家爹爹，儿們
上前去认。

冬哥 春妹 (跪) 与爹爹叩头。

陈士美 嗯！哪里来的頑童，御街以上，冒认官亲！內侍，
看皮鞭打！

秦香蓮 (拉起冬哥、春妹) 慢、慢、慢着，夫啊！我是你妻秦香
蓮，帶領一双儿女前来找你，你就該将我母子认下
才是。

陈士美 (吃惊) 啊！哪里来的疯婆，冒认官亲！內侍，看皮鞭
与我打！

秦香蓮 (叫头) 慢慢慢着！你既不认为妻，听为妻将家中之事
表明。

陈士美 (注視秦香蓮，面現不忍之色) 內侍，把住御街道口，不准
人来人往，本宮我要亲自审問这一疯妇！(下馬)

四太监 啊！(下)

秦香蓮 自从你进京之后，家乡連遭荒旱，寸草不生。那时
节可怜哪，可怜！可怜二老爹娘双双餓死！(哭)

陈士美 哎，爹娘啊！

秦香蓮 公婆死后，为妻我无力购买衣棺，化来了两領芦
席，葬埋了二老公婆！

陈士美 唉！……

秦香蓮 葬埋公婆之后，为妻我帶領一双儿女，找进京来。
可怜我母子三人，一路之上，吃尽了千辛万苦，好容易来到京城。只望你在御街之上，将我母子认下，誰知你不但认，反說我是疯魔女子，冒认官亲。陈郎啊，我夫！你的良心何在？

(搭調)我把你陈士美呀！

(唱小安板)

家乡的苦难說不尽，患难的恩情似海深。

为你撫养儿和女，为你在家孝双亲。

吃粳米別忘了插秧的苦，穿綾罗別忘了养蚕的人！

陈士美 (唱尖板)

听說家乡遭荒旱，爹娘餓死甚可怜！

哭一声爹娘难再見，哎呀爹娘啊！香蓮你孝双亲叫我羞慚。

罢了，我的……(回顧，轉念，一惊，摸紗帽，看錦袍)

秦香蓮 夫啊！

陈士美 (唱散板)

我的……貧妇人哪！

我有心认下香蓮女，公主知道不容寬。

用手握干腮边泪，硬着心腸把話言。

那一妇人，此乃御街之上，文武百官在此来往，你不要疯疯癲癲，胡言乱語，此处容你不得，快快去吧。

秦香蓮 (怒)怎么？你倒說我是疯疯癲癲，胡言乱語！可怜我母子千里而来，不想你是这样的狠心！儿啊，儿啊！你們今日也盼爹爹，明日也盼爹爹，如今儿的

爹爹，(哭)身穿紅袍，头戴烏紗，他他却认你
我母子了啊！

冬
春

哥
妹

(奔至陈士美前，跪下)爹爹呀……(哭)

(陈士美激动战抖。)

秦香蓮 (叫头)官人，夫啊！你看这两个姣儿跪在你的面前，苦
苦地哀告，难道你就不念骨肉之情了么！哎呀夫哇！

(唱哭板)

我叫一声陈駙馬呀！

你纵不念夫妻情分，亲生的儿女你就不可怜！

你将这一双儿女收留下，免得他流落在街前。

你把那吃不了的殘茶剩飯，賞与他們一碗半碗；

有那穿不了的破衣烂衫，賞与他們遮遮風寒。

为妻我去到外边，与人家浆浆洗洗、縫縫連連。

从今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哇！……

冬
春

哥
妹

陈士美

爹爹呀！

(唱)罢了，我的亲……(欲抱儿女，轉念)哎呀，认不
得！(急推儿女倒地)

秦香蓮

(气极，叫头)陈士美，好賊子！想当年你寒窗讀書，
全凭我紡綫度日。公婆的生养死葬，也全凭我的双
手。今日你做了高官，招了駙馬，你就忍心不认你
的妻室儿女！陈士美呀，陈士美！常言道：虎毒不
吃亲生子，你比猛虎狠十分！亲生儿女你不认，看
来你是負心人！

(唱搭調)

陈士美呀，我把你这忘恩負义的賊呀！

(轉二板)

想当初你在家苦讀孔孟，为妻我紡麻綫坐到三

更。

四更五更你不睡，为妻陪你到天明。

你言說中状元多有好处，一心要进京城求取功名。

早知道你做官会把心变，倒不如骨肉团聚务农耕。

实指望御街上将我来认，誰知你昧良心不念恩情。

站在御街破口罵，罵一声陈士美，又不忠、又不孝、又不仁、又不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禽兽不如！

你是忘恩負义的賊呀！

說着恼来道着怒，你休想在此享尊荣。

来来来随我回家轉……（扯陈士美）

陈士美（唱）胆大賤人敢胡行！劝你快快放开手！

秦香蓮 你不随我回家，我决不放手！

陈士美 也罢！

（唱散板）

一掌打你臉绯紅！（打秦香蓮）

秦香蓮（唱）恨不能咬你一口肉！

陈士美（唱）一足踏倒地当中！（踢秦香蓮倒地）

吩咐內侍快帶馬——

內侍哪里？

〔四太监上，帶馬。〕

陈士美（唱）羞羞慚慚轉回宮。

〔四太监、陈士美下。〕

冬 春 哥 妹 媽！媽！（哭）

秦香蓮 (唱二板)

昏昏沉沉疑梦中，耳旁又听有人声。
强打精神把目睜，
娘的儿，小姣儿，罢了，苦命的儿啊！
一双儿女好伤情！
我在此处莫久站，低头一計想心中。
手拉儿女去告状，有司衙門把理評。

〔秦香蓮泣冬哥、春妹下。〕

第三場 琵琶詞

〔四侍役、院子、王延齡上。〕

王延齡 (引) 鬚发如銀，居相位，愛戴黎民。

(詩) 三朝元老誰不尊，天子面前第一臣。

愛管民間不平事，最恨忘恩負义人！

老夫，王延齡，宋室駕前为臣，官居相位。只因年老，告职回家，今日閑暇无事，去找門生故友，下棋解悶。家院，順轎。

〔園場，秦香蓮携冬哥、春妹上。〕

秦香蓮 哎呀天啊！陈士美势力忒大，无人敢写状紙，有司衙門也不敢审問此案。难道說，我母子千里而来，就罢了不成！？（前行与王延齡相遇）

院 子 民妇閃开，王相爷来了。

秦香蓮 噯，王相爷！（想）冤枉！

院 子 启禀相爷，有民妇喊冤。

王延齡 对她去說：老夫乃入閣首相，不理民詞，叫她到有司衙門去告。

院 子 是。喊冤的民妇听者：我家相爷，乃是入閣首相，

不理民詞，叫你到有司衙門去告。

秦香蓮 被告勢力忒大，有司衙門管他不了。相爷若是不管，就屈死民妇了。（哭）

院子 回禀相爷，民妇言道：被告勢力忒大，有司衙門管他不了，相爷若是不管，就屈死她了。

王延龄 你待怎說！从前宋王爷說过，我王延龄好管閑事，将我罰俸一年。如今这一民妇，前来喊冤，我若不管，岂不冤枉了好人。若其不然，背着宋王爷，我就再管这么一次。家院，住轎，叫那民妇轎前回話。

院子 民妇轎前回話。

秦香蓮 是。民妇与相爷叩头。

王延龄 这一民妇你可有状？

秦香蓮 这……状紙呈上。

王延龄 来，傳状。（接状，看）唉，老夫幼年之間，常看爷家緡紳，緡紳以上，蚊虫大的字，看过多多少少；如今上了几岁年紀，怎么这状子以上，我連一个字也看不見。

院子 那上面无有字，相爷您怎会看得見。

王延龄 可不是，这状子上一个字也无有，我怎么看得見！

嗯，这一告状妇人，你要笑老夫年迈不成？

秦香蓮 焉敢要笑相爷。

王延龄 既然不敢要笑老夫，这状子上为何无字？

秦香蓮 民妇冤枉事大，无人敢写状紙，相爷！

王延龄 喔，你的冤枉事大，无人敢写，难道你告天不成？

秦香蓮 你說我告天，我便是告天。

王延龄 唉，原来是一疯妇！

秦香蓮 怎見得我是瘋婦？

王延齡 我說你告天，你便要告天，豈不是一瘋婦？

秦香蓮 我告天字出头。

院 子 怪道！你这一下子就告到天外边去了？

王延齡 (白語) 天字出头，好像丈夫的夫字。(向秦香蓮) 你告你的丈夫，是也不是？

秦香蓮 正是。

王延齡 世上有三不告：民不告官，子不告父，妻不告夫。你怎能告他？

秦香蓮 官亏民，民告官；父亏子，子告父；夫亏妻，妻告夫。我家丈夫，他亏着于我，我就要告他！

王延齡 可也是呀，官亏民，民告官；父亏子，子告父；夫亏妻，妻告夫。你家丈夫亏着于你，你就告他。但不知你丈夫是哪一个？

秦香蓮 就是那当朝駙馬陈士美！

王延齡 (吃惊) 噫，陈士美！問来問去，問到駙馬身上来了。大街之上，不便审問，家院，将她帶回府去，老夫倒要問个明白。

院 子 民妇随我来。

(秦香蓮随院子下。)

王延齡 回府。

(四侍役、王延齡回头下。陈士美长鍾上。)

陈士美 (唱二板)

可恨香蓮太痴呆，他母子不該进京来。

(太監暗上。)

陈士美 (唱) 狠着心腸不相认，怕的是圣上聞知惹祸灾。

可恨香蓮母子，找进京来，本宮硬着心腸，不肯相

认，也不知他母子三人，流落到哪里去了。这且不言。今乃本宫寿诞之日，滿朝文武定要前来拜寿。内侍！吩咐下去：滿朝文武前来拜寿，一概免参免拜。請他們东厅入席飲酒，少时本宫奉陪。

太 监 下面听者：滿朝文武，前来拜寿，一概免参免拜，請到东厅入席飲酒，少时駙馬爷亲自奉陪。

〔内搭架子：“王相爷到。”

太 监 王相爷到。

陈士美 有請。

〔王延齡、院子小开門上。

陈士美 老相爷。

王延齡 駙馬公。

陈士美 哈哈！

王延齡 哈哈！

陈士美 相爷駕到，未曾远迎，望祈恕罪！

王延齡 岂敢，拜寿来迟，駙馬公海涵！

陈士美 岂敢！

王延齡 駙馬公請上，老朽拜寿。

陈士美 老相爷位极人臣，晚生不敢当！

王延齡 当得的。

陈士美 当不得，当不得！

王延齡 如此老朽我就从命了。家院礼单呈上。

陈士美 老相爷厚礼，晚生不敢收。

王延齡 莫非嫌輕？

陈士美 如此說来，晚生愧領了。請老相爷到东厅与列位大人一同飲酒。

王延齡 慢来，慢来，东厅的文武百官，不是老朽的門生，

就是晚輩，一處飲酒，他們局促，我也不安，使不得。

陳士美 既然如此，晚生陪相爺暢飲几杯，就此叙談叙談如何？

王延齡 這却使得。

陳士美 酒筵伺候。

太 監 是。（下）

陳士美 老相爺請。

王延齡 駙馬公請。

陳士美 看酒來，待我親自把盞。

王延齡 擺下就是。（同入座）

陳士美 請。

王延齡 請。啊，駙馬公，老朽上了几岁年紀好忘事，請問駙馬公你原籍何處？

陳士美 晚生乃湖廣均州人氏。

王延齡 哦，好地方，好地方！但不知湖廣均州出什麼稀奇貴寶？

陳士美 無有什麼稀奇貴寶；我們那里是山青水秀，專出文人才子。

王延齡 原來是個文章福地、禮義之邦啊！

陳士美 稱得是個禮義之邦。

王延齡 是啊！若非禮義之邦，怎能有駙馬公你這樣知書達禮之人哪！哈哈！

陳士美 哈哈！多蒙夸奖。請問王相爺，你的原郡貴處？出什麼稀奇貴寶？

王延齡 咳！我們那個小地方，不過出些打板的、算卦的、說媒的、拉絳的。

陳士美 老相爺，取笑了。請！

王延齡 請。

〔后台搭架子：“飲酒。”〕

王延齡 那廂何事喧嘩？

陳士美 東廳的文武百官歡呼暢飲。

王延齡 咳！

陳士美 老相爺為何不樂？

王延齡 你看東廳之上，猜拳行令何等熱鬧，你我二人在此吃這個悶酒，真是無趣得很哪！

陳士美 既是悶酒無聊，待晚生喚來梨園子弟，唱上幾段戲文。

王延齡 梨園子弟的戲文，老朽都看厭了。不好。

陳士美 不好？如此命人去喚歌妓們前來歌舞一回如何？

王延齡 那些歌妓們，豈是我等招得的，不好，不好！

陳士美 這倒難了。

王延齡 （故作思索）有了。方才老朽從街頭經過，觀見幾個村婦，沿街賣唱，倒也動聽。何妨招來一個，唱上幾段歌詞，既不煩囂，又不寂寞，豈不是好？

陳士美 就依老相爺。內侍，命人去往街頭，喚一個彈唱的村婦前來。

王延齡 慢來，慢來，駙馬公壽誕之日，賓客甚多，宮中人等，如何抽得出來，倒不如喚我的家院前去，包管找一個好的前來。

陳士美 好，就煩相爺差遣。

王延齡 家院，快快去到街頭喚一個彈唱的村婦前來！唉，要好的，要駙馬公——他——愛聽的。快去！快去！

院 子 遵命！（下）

陈士美 老相爷請酒。

王延齡 駙馬公請。

(东厅飲酒行令熱鬧非常。院子引秦香蓮上。)

秦香蓮 (念) 怀抱琵琶进宮院，打动几夫一片心。(入內)

院 子 启稟相爷，彈唱的村妇喚到。

王延齡 叫她进来。

秦香蓮 参見相爷。

王延齡 罢了。(使眼色) 見過駙馬公。

秦香蓮 参見駙馬。

陈士美 啊……掬了出去！

太 监 出去！

王延齡 (对太监) 大胆，放肆！(轉向陈士美) 駙馬公你为何要
将她掬出去？

陈士美 哎……这……这一妇人衣衫襤褸，在此酒席筵前，
成何体統？

王延齡 我們听她的歌唱，又不是駙馬公的亲眷，衣衫襤
褸，又有何妨？

陈士美 这个……老相爷說得是。这一妇人，我来問你，可
会唱前秦后汉？

秦香蓮 不会。

陈士美 五代殘唐？

秦香蓮 也不会。

陈士美 春秋列国？

秦香蓮 我一概的不会。

陈士美 內侍，赶了出去！

王延齡 慢来，慢来！駙馬公，你为何又要将她赶出去？

陈士美 老相爷，是我問她：前秦后汉，五代殘唐，春秋列

国，她全都不会；她这歌词里边，还能唱些甚么？

王延龄 駙馬公，不要如此，待我上前问过。这一妇人，你会唱些什么？

秦香蓮 相爷，我怀抱琵琶，无非唱的是我一身之苦！

王延龄 喔！怎么你会唱你一身之苦？这倒有个意思。駙馬公，她唱的是她一身之苦。这倒有个听头。

陈士美 相爷說的是。那一彈唱的妇人，此乃堂堂宮院，彈唱中間，当拆的便拆，当减的便减，不准提名道姓，胡言乱語！

王延龄 告辞！

陈士美 相爷为何告辞？

王延龄 你是不叫我听啊。

陈士美 怎見得？

王延龄 是你言道：此乃堂堂宮院，彈唱中間，当拆的便拆，該减的便减，不要胡言乱語。这分明是叫她剪头去尾，馬馬虎虎的唱上一段。我想这歌曲，沒有头沒有尾还有什么可听的！你又不許她提名道姓，我更听不明白了。这样的歌曲，我不听！家院，回去！

陈士美 慢来，慢来！依相爷之見呢？

王延龄 依老朽之見，唱个有头有尾的，我們也好暢飲几杯。

陈士美 唉！就依相爷。廊下去唱！

王延龄 且慢！老朽年迈耳聋，还是堂上唱的好。

陈士美 廊下唱的好。

王延龄 堂上唱！

陈士美 廊下唱！

王延齡 告辭。

陳士美 慢來！老相爺為何又要告辭？

王延齡 你看哪，你叫她廊下去唱，我上了幾歲年紀，耳聾眼花，聽也聽不真。嘿，你是誠心不叫我聽唱呀！

陳士美 老相爺何必如此，叫她堂上唱就是。

王延齡 (冷笑) 嘿嘿嘿！這便才是。這一彈唱的婦人，你且坐下，慢慢地唱來！

秦香蓮 相爺呀！(哭)

陳士美 掏了出去！

王延齡 慢來，慢來！駙馬公，怎麼又要將她掏出去？

陳士美 今日乃是晚生壽誕之期，她在酒席筵前，哭哭啼啼是什麼樣子？

王延齡 啊，駙馬，你是不懂的歌曲，瞎挑理！

陳士美 怎見得？

王延齡 苦的歌曲總得哭哇，你要叫他唱樂了，還算得什麼苦的歌曲！你這本是瞎挑理麼？

陳士美 既然要哭，就讓她哭吧！

王延齡 喔！你唱你的。

秦香蓮 是。

(唱倒板)

唱的是夫做高官妻彈唱，

王延齡 好！這句書頭就唱的好哇！駙馬公，你可曾聽見？你想這“夫做高官妻彈唱”，這里边大有文章。唱得不錯呀！

陳士美 有什麼不錯！？

王延齡 你想啊，這彈唱的妻子一定說的是她自己，這夫做高官的，一定說的是她丈夫。駙馬公，但不知她的